

螢雪叢說卷上

宋 子俞子撰 程嘉燧閱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是則
然失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以己之
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蓋
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
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爲也自
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

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賓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予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

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爲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

有取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爲告古毒反聲之
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爲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
必知其反也知當爲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
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恐字說

恐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恐其乃有濟小不恐則
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恐恐於不善也所謂吉德
也而世俗之所謂恐如猜恐剛恐之類乃是恐於善
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恐美人之勸酒恐

爲見殺則強爲之飲此則不恐也正所謂恐於不善
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
爲之飲此世俗之所謂恐恐於善而就善也非凶
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
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恐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恐者殘義
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爲人不恐雖不能
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恐詬雖能成
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慙之不恐而終身

慙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卽書
忍字以對亦鑿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

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

舊諸史賦如張良傳用赤松子對黃石公

此賈

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

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
訣也

歌頌

虛全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
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巔崖受辛苦下不忘
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
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
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

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製大槩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辯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公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埏已埴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適昆仲儕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荅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証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學

涵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敘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爲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

又魚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
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東萊
先生渠亦是經義人也初未領畧容檢詳如可後於
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
卽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
事至如誤出早鴛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渙父詞鬪縷一鈎輕胡少汲詩隋
堤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渙父則曰一簑煙雨於

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篇春水皆曲盡
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踈龜甲冷井
梧凋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葦村風下
鷗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
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修領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踈也蓋光武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

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

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枝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

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雖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爲飛戾天須知天上者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個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常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

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爲晚學設也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徧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孤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

效箋題果何爲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繆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亾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撓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窻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爲慮晦菴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爲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主盟道學

余文起主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鷄唱遙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兮悞搖之影旣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污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

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鱉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爲之故可以云射自臯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隱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志形交談風水日如

是而爲笏山如是而爲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
遂難云蔡丈不知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
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脉季通尤精季陸復
辯之日據其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効
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
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
出巡官陳嘗譬如燒金煉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
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
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爲

笏山何者爲靴山坐窞皆笑晦翁搖指向季陸道此
說不可與蔡文知僕親聞是語故紀之以爲溺於陰
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爲名不以
賤顏爲名則以望回爲名不以次韓爲名則以齊愈
爲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曰魯或
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
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

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禮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賤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爲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似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子問着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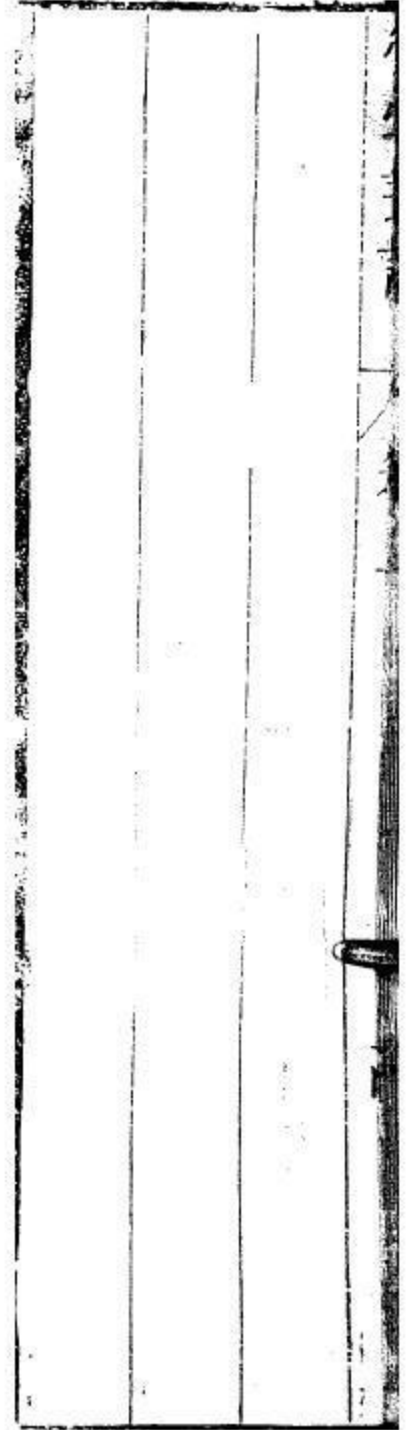
螢雪叢說

卷上

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雪叢說卷下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胡
舉邵堯夫詩以荅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
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默
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艾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荅
云恰是恁地未悟間後問魏聘君國錄荅云正如京

師人賣床貼恰用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祇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洪內翰景盧主泮三山以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橐籥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子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呂伯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復其爲訓若前人解書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

雖大亦宥之刑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窺穴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諸豈聖人之法哉若曰宥過悞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爲苛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解孟子

陳季陸常推賈挺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爲證極是明白若解文王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

好鳥亦好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牆頭桃樹花盡
是行人眼中血夫以鳥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
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
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
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樸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
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
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辯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
也卽非雲霞之霞上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
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
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郭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沉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闕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是

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二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荅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詩貴熟讀

梁揆叔子解試鵬鸞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徑說鵬鸞冲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一篇已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始悟高騰霄鳳渚下睨塞鴻賓借渚字對賓無如此之巧始嘆伏不能自己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

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蒙被教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四舉了當廷對有僻在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籠說話怕落第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而躡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爲碌碌計也千萬勉旃

用夏變夷

據胡床畜蕃大舞拓拔

拓拔氏胡人設呼爲拓拔

動蠻樂皆士大

夫之所不當爲而爲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爲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

夏

自悟前身

余因以類彰羊祜自省前身爲李氏之子邊鎬爲謝靈運後身韋臯旣生一身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爲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遼絕也據某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算人物色教唆人及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爲善卽天堂爲惡卽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修外功德內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爲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
已身之事修此爲外功德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
佑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人能清心釋
累懲忿窒慾修此爲內功德也修之勿期道勝勿希
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
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爲善未必

福爲惡未必禍之說遂以謂善惡莫執無應妄啓輕
福遠禍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爲善
而天或不以善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
人爲惡而天或不以惡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
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
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
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
苦

心自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目馬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也噫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意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也

責已說

責已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已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已所以多招外謗蓋嘗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好賭博聲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爲

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可也不此之爲而妄訴他人于官府冀其悛惡改過不可也大凡隣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只自撻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書世情二字并蘇秦只是舊蘇秦昔日何踈今日親之句於座右責其不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踈之者何望焉秦穆公善誨過責已不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已重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說

房瑄以片言取宰相楊炎以單議悟天子一言之感人也如此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有一同寮舉以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而問之陳曰酒亦巖墻也陳因是有聞遂終不飲不飲何其一言之感人如此今人或有所溺而乃諄諄之誨縷縷之詞勉之不從何也蓋勸其以所欲而禁其所不欲豈遽然惟我是聽而忘其所愛斷然不能投合不若以節之之說告之漸令改過可也大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蔬說

能爲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之所不能爲庸人也斷葷戒酒飲食菜茹蔬是人也能爲也割愛妻子絕念色欲是人之不能爲也喫菜事魔正生此患至於貪財戀色男女混置修二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者不饗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饗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崇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趨向非不慕善要之邪道繆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
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
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
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
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
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
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
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

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
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
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戒食菰藟

夏秋月雜菰藟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
斷不可喫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
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

元王狀元
夔府十城

螢雪叢說卷下終

